

西園聞見錄

第六十五冊

田園詩集

卷六十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外編

政術

前言

方孝孺 二則

顧璘

薛遠

岳正

吳與弼

薛瑄 五則

蔡羽

陳師

丘濬

姚夔

羅僑

何孟春 五則

李夢陽

楊一清

王廷相

湯沐

石漬子

韓邦奇

陳絳 二則

王鏊

張時徹

徐顯卿

劉顯卿

劉仕義

薛應旂

黃省曾

王錫爵

張居正 三則

于慎行 六則

馮琦 六則

申時行 三則

張濤

往行

海源善

陳 瑾

蘭 芬

方克勤

王 璉

黃宗載

唐 舟

蔡 揖

張宗璉

裘 賢

馬 諒

章 惠

湛 禮

滕 員

王思旻

周 忱

周 濟

陳 鎰

張 需

黃 紱

賈宗錫

吳 琛

陳 紀

盛 顥

袁慶祥

林 泮

張 賓

丁 積

馬炳然

楊子器

薛敬之

葛 浩

顧 璘

馬文升

李 文

何孟春

劉大夏

韓 福

呂 狷

施儒

程本

劉宗儒

張津

邵銳

呂棣

寇天敘

王陽明

伊伯熊

馬卿

歐陽恂

李詔

吳正己

顧遂

陶大臨

任微

王學益

劉大直

葛其

伍閻

陸州

徐中行

胡淳

丘瑩

夏寶

王格

孫勳

沈人种

馮子履

李遷

劉介齡

王基

申時行

殷都

沈孚聞

立政

前言

陸樹聲

往行

闕

立法

前言

李 棧

張 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政術

前言

方公孝孺爲翰林侍講典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事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方孝孺曰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奸剷暴之意于疎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于其間莫不兢兢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斧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當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嘗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摔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吾法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談笑犯法不



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眞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特斯民畏吾之法而特其畏乎名不視其畏乎名而視其畏乎義夫纁冠素組玄冠綰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情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于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爲用甚微而爲化甚溥者聖人常以是爲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于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民之奉職而循理也而更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

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以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之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于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者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于不得同于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媿甚于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人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恆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罰加焉人知刑罰果出于不得已而行于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讓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况其易者乎易者忽

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矣夫

顧璘曰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効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耶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災身之繇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徇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課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未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恃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懷自恃曰仁其弊也廢勤事樂舉自恃曰能其弊也亂跡幽挾隱自恃曰明其弊也察沉潛玄默自恃曰靜其弊也隳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

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識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薛遠字繼遠瓊山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嘗言事煩則官勞民擾事節則官省民安又曰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若無弊可革時稱名言

岳公正曰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吳公與弼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之矣

薛文清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己又可治人

又曰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條例旣立之後謹守勿失信若四時堅若金石則民

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又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又曰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云

又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忘

吳郡蔡羽曰民之貧富由來尙矣富者必起于勤而貧者必由于惰業故勤者日聚日博以至蓋其藏情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故貧者役于富流亡者傭于土著此利其財彼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有司治其豪猾不使暴其弱可矣安可嫉之而惟恐其不貧管子曰國無藏鎡之室國不可以爲國孔子告冉求亦曰富之夫貧且不良者樂亂蓋利國法之不行而得以取非其有也而富者樂治益重惜身



而利王法之足以制暴也故富室常與國同其休戚漢高之時徙齊之諸田昭楚之昭屈原居于諸陵我高皇亦收富戶以填實京師夫京師之民必使之富者其慮遠矣

陳師曰杜少陵詩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織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筐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惕然思矣嘗見州郡迓新官設飾甚費有詩曰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賸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予願仕者爲寫一通揭之所事而日覽之雖欲不爲仁人君子不可得也

丘濬論愍民之窮曰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尋又改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于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帛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使官常加體察旣而著之于律曰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倚依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



官吏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鄰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例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乞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乞食之人卽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卽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成化三年禮部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上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

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無令失所

羅公僑諭屬吏曰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于彼之報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鋪歛歆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眞可翱翔古人而大愧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慙患附利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隅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

連爵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飾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知七尺之驅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僻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保而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寧人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矣詩曰靖共爾位以敬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何孟春曰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